

JieHun LiHun
qunqun

结婚！ 离婚！

孤男寡女

瞿凯明◎著

结婚之前，我们在爱的路上一路驰骋。

结婚之后，我们在路上徐徐回望过往的爱恋。

离婚了，我们却在寻找曾追寻的归宿。

结婚之前，离婚之后……

或许这里有你每个阶段的爱。

JieHun LiHun
queqian

结婚！ 离婚！

孤男寡女

瞿凯明◎著

重庆出版集团  重庆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结婚! 离婚 / 瞿凯明著. —重庆: 重庆出版社, 2010.7

ISBN 978-7-229-02127-6

I. ①结… II. ①瞿…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0)第086117号

结婚! 离婚

JIEHUN ! LIHUN

瞿凯明 著

出 版 人: 罗小卫

策 划: 吴红菊

责任编辑: 陶志宏 袁 宁

责任校对: 周玉平

装帧设计: 道一设计·郭小军



重庆出版集团 出版
重庆出版社

重庆长江二路205号 邮政编码: 400016 <http://www.cqph.com>

北京市业和印务有限公司印刷

重庆出版集团图书发行有限公司发行

E-MAIL: fxchu@cqph.com 邮购电话: 023-68809452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开本: 690mm×980mm 1/16 印张: 17 字数: 249千

2010年7月第1版 2010年7月第1次印刷

ISBN 978-7-229-02127-6

定价: 24.80元

如有印装问题, 请向本集团图书发行有限公司调换: 023-68706683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1 夫妻情事 1

2 老公是保姆 10

3 隆胸风波 19

4 小三挑衅 29

5 离婚路上遇到抢劫 41

6 红颜相助 56

7 驱赶公婆 70

8 试探成外遇 83

9 翻身老公把歌唱 101

10 流产事件 116

11 又一次越轨 125

12 寻证却成了鉴证 147

13 网友性伙伴 151

14 生气到咳血 158

15 要老婆孩子还是要工作 172

16 肚子里的孩子和外边的女人 184

17 副总救浴女 198

18 肉身的疼痛抵不过心灵的伤痛 232

19 尘埃落定 247



夫妻情事

李文博已经一个月没有碰他的老婆黄依彤了，别说过夫妻生活，连亲吻都没有。他们结婚才几个月，按理说，应该卿卿我我，如胶似漆才对啊，怎么会如此冷淡呢？

老公总不碰自己，黄依彤很郁闷，状态也很差。以前，她皮肤光泽细腻，气色红润，十足的时尚丽人。而现在，皮肤干燥，脸色蜡黄，失去了往日的魅力。女人要是缺少了男人的滋润，一眼就能看出来。

一天下班后，黄依彤和几个好友在网上聊天，谈起了彼此夫妻之间的小情事。

一个女友问黄依彤和老公一个月做多少次？黄依彤也没多想，随手打出了两次。

然后她又问对方一个月和老公做几次？那个女友打出了十次。

她不解，又问其他几个女友的夫妻生活情况，大家一般都是两三天一次。

如果是这样，那么别说每月两次，就算四次也不正常。黄依彤不相信，又旁敲侧击地问其中最亲密的一个朋友，她说只要她愿意，她老公每天都想要。这天大的差别让黄依彤恐慌，不知到底出了什么问题。

黄依彤自己琢磨了几天，却始终也解不开心结，便找闺蜜吴柳倾诉。吴柳比她小一岁，是她最好的朋友。她们小时候一起长大，后来一起读小学、中学和大学。即使结婚后，她们也经常在一起泡吧、逛街，称得上是铁得都不能再铁的好姐妹了。

到了吴柳家，只见吴柳穿着粉色的睡裙，脸上贴着黑糊糊的面膜，一副慵懒的样子。她的老公秦文不在家，去外地出差了。一进门，没等黄依彤发一句牢骚，吴柳就问：“彤姐，你脸色不太好，怎么了？”

黄依彤说：“唉，别提了，郁闷死了！”

“怎么了？刚嫁了个大帅哥，还有什么不开心的？”

黄依彤叹了口气，说：“我老公最近好像对我没兴趣了，怎么办啊？”

“怎么没兴趣啊？”

“他最近都不怎么碰我了！”

“啊？那你和老公一个月做几次？”

“三四次吧！”

吴柳笑起来，黄依彤感到很疑惑：“有什么好笑的？”

吴柳又问：“你说的是真的还是假的？”

“当然是真的！”

“像我们这个年纪，一个月四次是不正常的，我和老公几乎每天一次。”

黄依彤惊讶得张大了嘴巴，说：“是吗？你真幸福啊！”

吴柳又问她：“是你不想，还是他不想？”

黄依彤想了想，说：“好像是我老公从来没主动过，已经有好长时间了。”

吴柳开玩笑似的说：“那你老公估计是外面有女人了，彤姐，你可要小心点。”

其实，吴柳说的是一句玩笑话，但黄依彤心中早已开始怀疑了。像李文博这样年轻的大男人，身体强壮，精力旺盛，一个月只有三四次夫妻生活是绝对不正常的。男人四十岁才走下坡路，还早着呢！

回家后，黄依彤越想越气，怒气冲冲地质问李文博：“你到底还爱不爱我？”

李文博躺在沙发上看电视，一言不发。这句话，他听了无数次了，耳朵都磨出了茧子，如果再问，他有可能都要跳楼了。

黄依彤见他不说话，更来气了，单刀直入地质问他：“你为什么不想和我做爱？”





李文博顿了顿，漫不经心地说：“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反正就是不想要。”

黄依彤一听，差点晕倒，这算什么理由？李文博连一个像样的借口都没找出来，这不禁让她更怀疑了，自己不仅家里有钱，而且要相貌有相貌，身材也凹凸有致，既漂亮又性感。可是，他为什么还是对自己没兴趣呢？

黄依彤始终想不明白，刚结婚的时候，李文博和自己过夫妻生活的时候还是很正常的，时间也在半小时左右，这足以证明他性功能是没问题的。既然身体没问题，为什么就不肯过夫妻生活呢？

她多次向李文博暗示，但他一点反应都没有，不知道他是真不知道还是假装不知道？黄依彤有一种不祥的预感，难道真的是他那方面出了问题？可是，据她的观察，他各方面都很好，没有什么不对劲的。

黄依彤在大学时代就是有名的校花，追求她的男生有一个加强连。工作之后，她身边也从没缺少过男人的追求。她有着令无数男人垂涎、令很多女人嫉妒的傲人身材，身高168厘米，三围84、62、86，这可是亚洲女性的标准三围。如果穿着低胸装和超短裙走在大街上，回头率几乎是百分之百，不仅男人回头看，很多女人也忍不住会多看她几眼。黄依彤对自己的相貌和身材一向很自信的，那这到底是什么原因呢？

黄依彤今年二十六岁，是出生在大城市的时尚女孩，家里很有钱，大学毕业后，她进入一家外企做总经理秘书，月薪八千，是令人羡慕的白领丽人。二十四岁那年，她在一次业务活动中认识了老公李文博。李文博高大帅气，大她两岁，不过老家是农村的，经济很困难，好不容易东拼西凑才读完大学，大学毕业后他一直在一家公司做小职员。遗憾的是，每月工资很少，两千都不到，如今这年头，这一丁点的工资，过得真是相当的寒酸呀。

别人都羡慕李文博找了个好老婆，但李文博却苦不堪言，倒不是老婆比自己工资高，觉得没面子，而是自己的老婆婚后来了个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翻脸比翻书还快，整天高高在上，简直不把他当人看。在老婆面前，她自己是领导，是统治者；而他是奴隶，是被统治者。

李文博清楚地记得，第一次见到黄依彤的时候，漂亮的黄依彤在人群中特别打眼：淡绿色的吊带衫、粉红色的短裙，露着香肩和修长白皙的大腿，

艳丽多姿。漂亮性感的女人总是很吸引男人的，那一晚，李文博带着“君子好逑”的眼神多次停留在黄依彤的身上。也许黄依彤注意到了李文博在看她，每次李文博看她的时候，她也在打量李文博，她明亮的大眼睛和温柔的眼神，让李文博怦然心动。自从那晚见到黄依彤后，李文博就开始喜欢上了她，也许传说中的爱情就这样不期而遇地来了吧。

巧的是，黄依彤对李文博的印象也不错，觉得小伙子不仅斯文，而且很有绅士风度，关键是长得很帅，看着舒服，养眼。男人喜欢美女，女人自然也喜欢帅哥。他们一见钟情，后来，经过几次单独的约会和亲密接触，李文博和黄依彤走到了一起。黄依彤和李文博谈了两年恋爱，终于在二十六岁的时候把自己嫁了过去，她觉得女人年龄越大越贬值，到了三十岁就成了剩女，没人要了。女人的青春不能耽误，否则过期作废。

刚结婚那会儿，小两口很亲热，整天黏在一起，甜甜蜜蜜。黄依彤不是一般的小鸟依人，每天与李文博形影不离。黄依彤内心是个小女人，喜欢撒娇，很依赖他，做什么都要让他陪着，哪怕是洗澡，也要他在外面等着，直到她洗完出来为止。三两天这样可以，时间一久，李文博有些受不了，他喜欢有自己的空间，但黄依彤就是不给他空间。李文博很反感，碍于结婚没多久，他尽量避免吵架。但可能就是这种依赖，让李文博无法忍受，当李文博满足不了黄依彤的时候，黄依彤就会大发雷霆。

有一天下了班，李文博很累，回到家就开始洗澡。刚进浴室不久，他放在茶几上的手机响了一下，显示收到一条短信。黄依彤在旁边见了，随手拿过来看了一下，这一看，她吓了一大跳，只见短信的内容是：亲爱的，你今晚还来吗？我刚买了新的内衣，款式很漂亮哦！热吻。

黄依彤看罢，顿时热血翻涌，短信明显是个女人发的。愤怒之后又有一丝惶恐：天哪，老公出轨了，在外面有女人了。她火冒三丈，冲到浴室门口，刚准备质问李文博，但她又一想，何不暗中监视，等抓到证据或者捉奸在床，看他还有什么好说的？想到这，黄依彤先记下了那个手机号码，接着，再以李文博的口气，回了条短信：对不起，刚才不小心按错了键，删除了，你再发一次，等你。

发完短信，黄依彤把手机放回原来的位置，她悄悄地到厨房做饭去了，





一边暗中观察。

李文博洗完澡出来，拿起手机看了一下，急忙穿衣服，一边擦皮鞋一边对黄依彤说：“老婆，我出去一下，同事过生日，晚上不在家吃饭了。”

哼，心里肯定有鬼，肯定是要和那个奸妇鬼混去了，刚结婚就玩女人！黄依彤心里气愤至极。就按照自己的计划办，先装不知道，暗中跟踪他，捉到再说。想到这，黄依彤说：“这么晚还要出去啊？谁过生日啊？”

“哦，一个同事。老婆，晚上失陪了啊！”说完，李文博出门了，临走的时候，还梳了梳头，照了照镜子。

不用问，肯定是赴那个女人的约会去了！厨房都没来得及收拾，黄依彤出门悄悄地跟在李文博的后面。

李文博走得很快，出了小区，赶紧拦的士，黄依彤也拦了一辆，跟在他的后面。到了一家酒店门口，李文博下了车，这时，门口一个年轻的女孩赶紧迎了上来，拉住李文博的胳膊急切地说：“快点，我都等不急了！”

不远处的黄依彤看得真真切切，她刚要冲过去，李文博被那女孩子拉着胳膊，飞快地跑上楼了，顿时没了踪影。黄依彤上楼找了几圈，也没找到，她气得咬牙切齿：浑蛋，我在这儿等着，看你们什么时候出来？

黄依彤看着外边来来往往的人，她在门外不停地徘徊。大约过了两个小时，李文博出来了，不仅有那个女人，后面还有好几个男男女女，说说笑笑的。李文博一抬头，看见黄依彤，一愣，问道：“老婆，你怎么在这里啊？”

“啪！”黄依彤上来就给李文博一个耳光：“你和这个死女人鬼混，以为我不知道？”

“什么啊？你怎么打我？”李文博一下蒙了，同行的人也都愣住了，大家面面相觑。

“你和她乱搞，以为我不知道？”黄依彤指着那个年轻的女孩子说。

“你胡说什么啊？她是我的同事梁雪，今天过生日，发短信让我来参加她的生日聚会，我们之间没什么啊！”李文博辩解道。

“哼，没什么？你以为那个恶心的短信我没看到？”黄依彤怒不可遏。

“什么？”李文博一头雾水。

“你还装糊涂？”

“我真的不知道啊，我手机里哪有什么恶心的短信？只有同事发给我的短信。”

黄依彤拿过一看，果然是李文博同事梁雪发的短信：快来参加我的生日晚宴，在胜利酒店，就差你了，赶快来啊！

“那条暧昧的短信，被我删除了！”黄依彤说。

“嫂子，你真的误会了，今天同事梁雪过生日，她邀请我们大家参加，真的，我们都可以作证。”同事张兵走过来解释说。

“是啊，是啊，大家都可以证明的。”其他的同事也纷纷应和。

“这就奇怪了，那条短信到底是谁发的呢？”

“你记得号码吗？打过去问问不就行了？”李文博委屈地说。

“我现在就打过去。”黄依彤说着，拨了那个手机号码。

“喂，你好，请问你是哪位啊？”对方果然是个年轻女人的声音，她问黄依彤。

“哦，你给这个手机号码发过短信吧？请问你和他是什么关系啊？”黄依彤压着火，尽量心平气和地问她。

“哦，对不起，我发错了。”对方说。

“哦，这样啊，那没事了！”

挂了电话，黄依彤眼见眼前确实是大伙在给那个女同事过生日，也就不再追问了。但是给李文博发暧昧短信的这个女人说的话，是不是骗自己的呢？她将信将疑。

黄依彤这一行为，让李文博在同事面前丢尽了面子。

自从这件事后，李文博感觉，黄依彤的疑心好像越来越重了。有时候，李文博公司里很忙，稍微晚些回来，黄依彤就不停地打电话催他，问他，你什么时候回来，还要多久？有时他正在回家的路上，她的电话一个接一个，问他，你到哪里了，还有几分钟到家？

李文博想，也许女人天生都是很黏人的，她这样做，也是在乎自己。可是，时间久了，他觉得没有这么简单，好像黄依彤不信任自己。因为，





每次他和同事们在一起聚会的时候，黄依彤都会严加盘问，问他都有哪些人？在哪个地方？这还不够，她还要给他的同事打电话证实。搞得同事们都嘲笑他。

有次过节，李文博以前的女同事和女同学给他打电话，问候他，黄依彤知道了，怀疑他和她们有关系。于是，她打印出李文博的通话记录，按照上面的电话号码，挨个打电话骂人，然后，又和李文博大吵大闹，说他和那么多女人联系，招蜂引蝶。尽管李文博一再解释，黄依彤就是不相信，最后，非要李文博与所有的异性断绝来往。

很快，李文博的朋友们都知道情况，渐渐地疏远了他，不再与他来往，他一个朋友也没有了。因为，没有人愿意自找麻烦。

此后，李文博几乎过着完全封闭的生活，下班准时回家，节假日基本不出门，就待在家里看电视、上网或者做做卫生之类的，基本与世隔绝了。

然而，就是这样，黄依彤还是不相信他。有一天，黄依彤的妹妹黄菁过来玩，李文博和黄菁多说了几句话，黄依彤居然怀疑他和黄菁有暧昧关系。连自己的妹妹也要如此多心，这实在让李文博无法忍受，这日子还能过去吗？

平时，李文博被黄依彤看管得很严，她从来不让李文博在外面过夜，就是出差，她也要打电话随时随地查岗。黄依彤要求李文博每天上班到办公室，要用座机给她打个电话，下班也要打电话告诉她回家的时间，决不允许他在外面逗留一刻。

每当下班或者节假日休息，黄依彤对李文博也是寸步不离。老公出门逛街购物，她跟着；老公同事聚会，她跟着；老公去理发店剪头发，她跟着；就连老公去市场买菜，她也要跟着，总之，除了上班之外，不管他到哪里，她都跟着……不仅如此，她还要查老公的手机、电子邮件、QQ好友，对任何一个和老公有联系的人，都严加盘问……

按照黄依彤的理论，她要将一切有可能发生的事情都扼杀在摇篮里，决不给任何可疑的事物提供滋生的温床。这样的生活，谁能受得了？黄依彤的疑心实在是太重了，李文博活得太压抑了。黄依彤如此苛刻地限制他

的自由和空间，他就像生活在真空中一般，无法呼吸，濒临崩溃。这样的生活，别说做爱，就是做任何事情都没兴趣！

每天晚上，就算黄依彤穿着性感的内衣出现在李文博面前，李文博也是视而不见。黄依彤多次用语言暗示老公，但他完全没什么反应，麻木了。时间一长，黄依彤预感到，再这样下去，婚姻就要面临危机了。

黄依彤憧憬的婚姻生活是温馨甜蜜的。然而没想到，结婚还不到一年，婚姻就亮起了红灯，不是都说婚姻七年之痒吗？怎么还没一年就痒了？难道是自己没有情调？黄依彤想了想，自己平时表现得还可以啊，穿着和打扮也都挺性感的。难道是老公要自己主动？以前，在夫妻生活上，虽然自己被动点，但毕竟自己是个女人，如果太主动了，男人会觉得女人放荡。但从目前的情况来看，如果自己不主动点，肯定是不行的，于是，她决定试一试。

晚上，洗完澡，黄依彤刻意洒了些诱人的香水，换上了崭新的半镂空性感内衣，然后风情无限地躺在床上对着李文博撒娇：“老公，这么晚了，该上床睡觉觉了！”

“你先睡吧！”李文博应了声，头也没回，依然在客厅里看电视。

“老公，你看我今天刚买的内衣好看吗？”黄依彤在床上翘起臀部，继续对老公撒娇。这款性感的内衣是她在商场花了三百多块钱买的，目的就是想让老公一点新鲜感。

“好看！”李文博看都没看她一眼，敷衍了一句，仍旧在看电视。

“老公，我屁股上的肉好像越来越多了，你说要不要减肥呀？”黄依彤娇滴滴地卖弄风情。

李文博没有说话，目不转睛地看着电视，他连敷衍都不想了。

“老公，你怎么都不看我？是不是对我没兴趣了？”黄依彤委屈地说。

“我再看一会儿电视，你别烦我！”李文博有些不耐烦了。

“你是不是觉得我身材不好了？”黄依彤质问他。她可以忍受别人对她漫不经心，但绝不能容忍老公对她的漠视。

“你让我一个人安静一会儿，好不好？”李文博火了。





“哼！有什么了不起？死鬼！”黄依彤生气了，背过身去。

看完电视，李文博去洗澡间洗了个澡。进卧室睡觉时，黄依彤突然转过身，掀开被子，一下钩住李文博的脖子，温柔地说：“老公，我们很久没亲热了，你想要吗？”

“别闹了，我很累，早点睡吧，明天还要上班呢！”李文博甩开她的手，毫无兴趣。

“你最近怎么了？”黄依彤愣住了，好像不认识他了一样，这还是曾经那个很爱自己、很宠自己的老公吗？

“没什么，睡吧！”李文博倒头就睡了。

“哼，不理我算了，你以为你是谁啊？告诉你，喜欢我的男人多的是！”说完，黄依彤钻进被窝，使劲地蒙住了头。

李文博和黄依彤背对着背，睡了一夜……

第二天上班，黄依彤起得早些，洗漱完毕，对着镜子开始化妆，洁肤，润肤，擦粉底，涂眼影，画眼线，夹睫毛，描眉，抹唇膏。忙了大半天，她看见李文博还没起来，就催促道：“老公，快起来，上班要迟到了！”

都说夫妻没有隔夜的仇，两口子吵架都是床头吵床尾和，所以，黄依彤还是先和李文博说了话。李文博只动了下身子，又睡了过去，没有理她。

黄依彤化完妆，收拾妥当后，还不放心，对着镜子左照照，右照照，生怕有什么不完美的地方。女人的脸面比什么都重要，俗话说，没有丑女人，只有懒女人。所以，黄依彤是肯花时间来打扮自己的。

黄依彤拍了拍李文博的肩，问他：“老公，你说我这妆化得好看吗？”

“嗯。”李文博极不情愿地睁眼看了一下她，心想，好端端的眉毛刮了去，再画上去，像鬼一样，还好呢？他心里反感得不得了，但这话他没说出来。

“你又在敷衍我，哼，不理你了！”黄依彤气呼呼地走了。

李文博见她走了，这才起床，洗脸，刷牙，换衣服，三分钟就解决了问题。随后，他上班去了。

以前，李文博和黄依彤上班都是一起出门，下班约好会面地点，然后一起回家。但现在，一切都变了，李文博经常找各种理由和借口，不再与她出双入对，这让黄依彤很郁闷。虽然在同一个屋檐下，但却如同陌生人。



2 老公是保姆

晚上下班，李文博先回来了，开始买菜、做饭。平时，李文博很少让黄依彤做饭，因为，他总担心油烟会熏坏了老婆娇嫩的皮肤。黄依彤也落得轻松，女人不用做饭，那是打着灯笼都难找的好事，自己求之不得呢！

李文博正在厨房忙碌，黄依彤回来了，她一进门就兴奋地说：“老公，今天发奖金了，我们出去好好吃一顿吧？”

“不想出去！”李文博说。

“为什么？”

“很累！”

“哎，你这人怎么了？一天到晚没精神，你怎么就那么累呢？搬石头还是挖煤啊？”黄依彤火了。

“我心累，你懂什么？”李文博回敬道。

“你心累，我的心比你更累！”黄依彤吼道。

“又不是我让你累，爱怎么着怎么着！”

“你……”

两个人话不投机，又开始吵起来，本来黄依彤发了奖金，开开心心的，准备大吃一顿，好好犒劳犒劳自己，没想到刚回来，李文博就一下扫了她的兴。

黄依彤不高兴，李文博怕又吵架，因为他晚上要写公司的销售报告，明天开会必须要，如果搞不好，领导要追究他的责任，这对自己的升职和



加薪很不利。想到这，他只好忍了又忍，忙陪着笑脸，迁就她说：“老婆，对不起，我的意思是现在要节省一点，如果不存点钱，将来要是生了宝宝怎么办啊？”

“那还早着呢，你想那么远干吗？”

“我这是未雨绸缪啊！”

“我看你是脑子进水了！”

“好，好，好，我是脑子进水了！”

“本来就是！”

“宝贝，这样吧，明天请你吃西餐，算是赔礼道歉，怎么样？”

“这还差不多！”

经过李文博的一番哄骗，黄依彤这才转怒为喜。李文博长出了一口气，这回，总算又避免了一场战争。不然，自己的报告还真写不下去呢！女人是要哄的，看来，这真是一个颠扑不破的真理。

吃过饭，李文博准备去写报告，刚要走，黄依彤说：“干吗去？先洗碗！”

“老婆，我今天有任务，必须要写一份报告，明天交给公司，很急的，你能洗一次碗吗？”李文博用商量的口吻说。

“不行，我要看《蓝色生死恋》和《豪杰春香》。”黄依彤拒绝了。

当然，对于这个回答，李文博没有感到意外，因为他本来就没有抱什么希望。结婚以来，一直都是他洗碗，老婆是什么都不做的。

李文博很无奈，只好先去洗碗，做好了清洁，他这才坐下来写报告。刚写完报告，还没喘口气，李文博又接到老婆的命令：“老公，去把我衣服洗了，对了，还有袜子，别忘了啊！”

此刻，黄依彤跷着腿斜倚在沙发上，她一边喝西瓜汁，一边看着韩剧，嘻嘻哈哈地笑个不停，一副懒散自得的样子。

李文博伸了伸酸痛的胳膊，站起来，慢腾腾地挪开步子，他有些不情愿，带着情绪，但又不好发作。结婚前，李文博自己的衣服都不想洗，而结婚后，不仅要洗自己的衣服，还要洗老婆的衣服。他有时想，我娶老婆究竟是为了什么呢？

“快去，别磨蹭了，洗干净点！”老婆又发布了命令。



李文博无奈，只得照办。他走进洗澡间，撩起老婆的衣服一看，内裤上面沾满了血迹，肯定是老婆的例假来了。说实话，一个大男人，帮女人洗内裤，他还真有点难为情，尤其是洗女人这种特殊生理期的内裤，虽然说结婚了，但毕竟自己是个大男人，让他心里怎么接受？据说，在我国的有些地方还有一个风俗：洗女人来例假的内裤是犯大忌，要倒霉的。

李文博本不想洗，但一想，黄依彤那么有钱，不计较自己是个穷小子，嫁给了自己，也委屈了人家，帮她多做点事，就算是补偿她了，何况她现在又是在例假期间，自己发挥一点男人的风格，洗吧！

他一声未吭，埋头在洗澡间里洗起来。还没洗完，黄依彤又在客厅里叫起来：“老公，给我洗脚！”

李文博擦了擦手上的肥皂沫，去给黄依彤倒水洗脚。当他弯腰的一刹那，他觉得有一种屈辱感，虽然说是在家里，没有外人，但他心里还是有些不舒服。一个女人懒到这种地步也确实够厉害了，自己的衣服不洗也就罢了，居然连自己的脚还让别人洗，简直太不像话了。要是遇到大男子主义的男人，早就翻脸并拳脚相加了：什么？不伺候老子，还让老子伺候你？我打不死你才怪！

“你帮我揉揉脚掌，最近我很累！”老婆又命令他。

李文博低头默默地给老婆揉捏起脚掌来，没办法，谁让自己娶了个千金大小姐呢，人家有资本、有底气，要是娶的灰姑娘，借给她十个胆子她都不敢。

“哎哟，你轻点好不好？怎么用那么大的劲啊？疼死我了！”黄依彤大叫起来，一边埋怨。

“对不起，对不起！”李文博忙赔不是，然后又小心地、轻轻地揉搓起来。他想，刚才力气大了，现在肯定要轻一点了。

“你没吃饭呀？怎么一点力气没有，你得软骨病了啊？”黄依彤又吼起来。

李文博终于忍不住了，他说：“你这个人怎么这么难伺候？你以为你是谁啊？要不是看你是女人，我一拳就把你……”

“什么？你敢打我？有种你打啊？”黄依彤咆哮起来。



“懒得理你！”

李文博回房睡觉去了，刚躺下，黄依彤冲了过来，拿起沙发上的靠垫对着李文博就劈头盖脸地打了起来，李文博捂着脑袋，躲避这场暴风骤雨。黄依彤足足打了五分钟，还没有停止的意思，李文博终于爆发了，他一把扯过靠垫，使劲扔了出去，吼道：“你闹够了没有？”

黄依彤发疯般地扑上来，在李文博的身上乱抓乱挠，使劲地捶打。突然，李文博感觉鼻子一热，鲜血流出来了，挂彩了！

黄依彤似乎还不罢休，李文博心里烦得不得了，使劲一推，黄依彤摔倒了。她一气之下，回娘家了。

一进门，黄依彤的妈妈张清正在做饭，一见女儿回来了，就问：“依彤啊，你回来怎么不提前打电话跟妈说一声呢？吃了吗？”

“妈，我不饿！”黄依彤和妈妈打了个招呼，就进自己的卧室去了。自从她出嫁后，父母一直把她的房间留着，为的是等她有空的时候可以回来住一住，和家人团聚一下。

黄依彤的妹妹黄菁的卧室在隔壁，听到黄依彤的声音，黄菁跑过来高兴地说：“姐，你回来了啊？这是我今天刚买的果冻，很好吃，你尝下！”

黄依彤看了看妹妹，说：“你呀，天天就知道吃，老大不小了，看你怎么嫁得出去？”

黄菁吐了吐舌头，讨了个没趣，又回自己的房里了。

“妈，我爸呢？”黄依彤走到厨房，问她妈妈。

“你爸出去散步了，他最近腰有些酸，医生让他没事多出去走走。”

“哦，对了，妈，我想在家多住几天。”黄依彤说。

“孩子，怎么了？你和文博又吵架了？”母亲皱了皱眉头，敏感地问。

“没有，怎么会呢？”

“是吗？”

“妈，我在家太闷了，想回来和你们团聚一下，您难道不想我吗？”

“不对吧？依彤，你有事别瞒着妈，啊！”

“妈，哪有啊，您放心吧！”